

绘画评点本

务虚笔记

史铁生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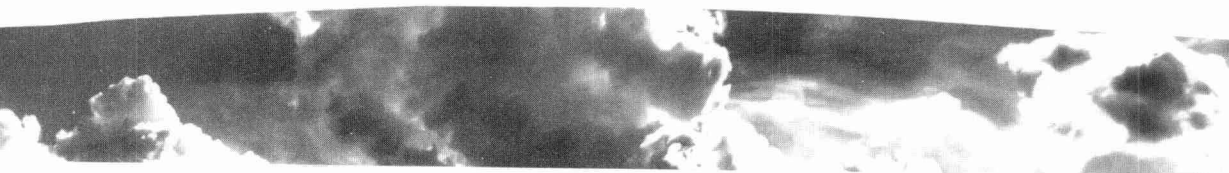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野莽■主编■
■史铁生■著■胡山林■评点■聂鑫森■绘画■



中国工人出版社

务虚笔记

■史铁生■著■胡山林■评点■聂鑫森■绘画■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务虚笔记 / 史铁生著: 胡山林评点.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2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绘画评点本 / 野莽主编)

ISBN 978-7-5008-4355-9

I. 务… II. ①史…②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18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怀念一种中国的批评方式

——总序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绘画评点本

野莽

由我们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一套这样的丛书，我以为是合理的和应该的，因为评点文学这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原本只能诞生于中国。评是评议，点是圈点，以拼音字母组成漫长句式的西方文学，即便伟大如《荷马史诗》，也不好在上面加点挽圈，因此它简直非中国的方块字莫属。西人没有这个条件，就索性长篇大论地在书外进行某种主义的研究，而中国的古人一见好诗妙文，也顾不得保持页面的清洁，往往信手写下心得体会，卷前便是眉批，卷后便是尾批，卷侧便是旁批，字里行间便是夹批，题下便是题下批，把一卷书涂抹得丹黄一片，那书离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也就不远了。评点文学，想必就是缘此发生。

这种批评方式最早依附的文学品类自然不是小说，自然是最早出现的诗，次为词、曲、赋、骈文、散文、戏剧。二十四史作为写史散文的一种，除元史无人问津，原因是否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杀死了我们的文天祥，暂缺资料证明，其他各史的评点者众，这却是已知的。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小说乃在最后，然而这种批评方式一进入小说就不得了，文士便竞相评点，读者也便争先赏阅，其繁荣的景象为后来居上的小说赢足了面子。

专家考证，评点文学的源头有二。一为训诂，“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毛诗》注释《君子偕老》，“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装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楚辞章句》注释《九歌》，“屈原放逐……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一为史书，前四史各传的尾批为例，司马迁有“太史公曰”，班固有“赞曰”，范晔有“论曰”，陈寿有“评曰”。但此时只评不点，并且是作者自己评自己，真正发展成为评点文学，乃在唐宋。

“点”字最初的意思与后来是相反的，诗文写得不好，作者自己用笔圈点抹去，“以笔灭字为点”，即后世小学老师批评学生的话，卷子上有墨疙瘩，责令誊抄整齐了再交来。后渐演变对他人文字的赞赏，在绝妙字句的下面加点，周边加圈，以致醒目。并且点有单点、双点、圆点、三角点之分，圈有单圈、双圈、三角圈之别。此举也被后世的语文老师学习了去，用于表彰学生写得好的作文，有双圈者可以荣获九十多分。

南宋刘辰翁是中国第一位评点大师，也是第一个评点“小说家者流”的作品的吃螃蟹人，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命名小说，也是这位须溪居士。《魏武将见匈奴使》一篇，他在书眉批曰：“谓追杀此史，乃小说常情。”《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他又眉批：“亦似小说书袋子。”此后有明代据说是《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再后又出了第二位评点大师李贽李卓吾，三人同评《世说》，各是一路笔墨。而李贽较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竟早了半个多世纪，见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已评出“千古若活”的妙语，又将鲁、李、武、阮、石、呼、刘这七条急性汉子作一对比，“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在李贽的率领下，评点文学的队伍中不仅有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宏道，竟陵派的领袖钟惺、谭无春，连小说家冯梦龙和戏剧家汤显祖也跻身其中，一时间评书点文，蔚然成风。编罢《三言》《情史》的冯梦龙评点的艳歌《挂枝儿》，“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成了名言，以至今日艳词已去，惟余冯评。

明末清初，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的盛世过去，《红楼梦》尚未诞生，评点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类适时填充了文坛的虚空。正如李杜、苏辛、关汤、罗施是各个时期与品类的代表人物，金圣叹和毛氏父子高高举起了评点文学的大旗。从来也没有人研究过，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似乎只被李贽潦草地评点过一次，它的冷遇会否与金圣叹有关。因为这位最终受一桩哭庙案的牵连，高呼着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火腿味的口号走上刑场的率性汉子，在评点《水浒传》时顺手把《西游记》打了一金箍棒，“《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又评，“《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大师评点的《水浒传》，实在是大出了评点的范围，他能大笔删去一百二十回本中宋江诸人招安后的内容，剩七十回，全书以卢员外梦见梁山好汉悉数被朝廷诛杀为完结。

人们已习惯称呼《三国演义》的首席评点家为毛宗岗父子，我认为这个称呼是有不对头的。金圣叹因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走红，有江苏同乡毛纶者欲与争风，决定评点《三国演义》和《琵琶记》，遂针对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列举的倒插法、夹叙法等诸多读法，也罗数了《三国演义》中的追本穷源之妙、巧收幻结之妙等诸般妙处，故此得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的结论。可惜用功过度，双目失明，只好采取现在流行的口述实录，父亲动嘴，儿子动手，让毛宗岗协助着他将评点事业进行到底。依照今天的知识产权法，创意与策划是毛纶的，并且他亲自动笔，只不该写着写着写瞎了眼睛。虽如此评点本的后半截也有他的口述，当年若能买到一个小录音机，再花钱雇位文秘，没有毛宗岗他照样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因此，著作权至少应有一多半在他身上，后世该称他们为毛纶父子才对，可见在文坛上，儿子占老子便宜的事也是有的。

读者晓得李笠翁，多从《闲情偶寄》，从《十二楼》，而评点《三国演义》和《金瓶梅》

事，因毛纶父子与此后张竹坡的压倒之势，则知之不众。其实李渔本身作为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评点语言恰恰是很好看的，生动处他说“如见”，诙谐处他说“有趣”，精彩处他说“好看、好笑”。《金瓶梅》中西门庆一边与宋惠莲性交，一边夸她的莲花小脚比潘金莲的还小，被潘金莲在窗外听到，李渔便说：“从脚引到金莲，线索甚微。”意思是，如果夸她身体别的器官长得比潘金莲好，那淫妇更得一下气翻。与李渔同时代的评点大师，还有名妓柳如是的夫君钱谦益，冯舒、冯班兄弟，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不过限于诗歌散文。

陆次云评点别人诗文，自己却写小说，一篇《圆圆传》没有写好，不该说了李自成与陈圆圆的几句什么坏话，一生的工作都白干了。嗣后，有与陆次云同姓同籍同在浙江杭州的陆云龙，不仅自己写小说，且将评点的笔墨也转向小说。短篇集《型世言》中《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一篇，这位翠娱阁主人评道：“交不难一时之热，而难于到底如初。舟中同帐而不乱，权贵相逼而不移，更何事能寒其盟而夺其志？”如让鲁迅为此评点作一评点，必将又会笑其“近伪”，然而真要与男朋友所托的女朋友在帐中乱了，虽则打破了封建道学，但终究也有点对不起人。况且，小说写出这样的结尾，恐怕早被摩登男女笑嘻嘻地一口猜个正着。

清初只活了二十八岁的张竹坡，这个痴迷的文学青年，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精彩评点了《金瓶梅》。他将他的创作思想，也就是为什么写的问题告诉他的弟弟：“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共赏奇文之美，不亦可乎？”年轻轻的，眼力胜过情场老手李渔，把兰陵笑笑生的性描写一下看进了字缝里。《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一回，他在回评中评道：“写瓶儿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莲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莲看手卷效尤一影，总是不用正笔，纯用烘云托月之法。”烘云托月法取自金圣叹的评点，时人遂以“可以继武圣叹”而语张生。

十八世纪之后的清代文坛，相继出现了考据与评点相参照的乾嘉学派，理论与评点相结合的桐城派。前如《四库全书》的总编修纪昀纪晓岚，后如惜抱先生姚鼐，惜的是惜抱先生对评点文学的最高认识，“圈点之妙有胜于人意者”，惟一没有落实在小说上。个中原委，或许因前人的小说名著都有大师反复评点过了，既难超越，遂不宜重蹈覆辙亦未可知。在此期间，倒有大批量的一般评点工作者对于一般小说的一般评点，直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相继问世，名作方使有眼力的评者成为名家。冯镇峦评点《聊斋》，居然胜出蒲松龄送书上门的王士禛，“《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一部《儒林外史》招致评点家如云，最著名的有卧闲草堂、齐省堂、天目山樵者三。见仁见智，三人竟在评点中PK起来，卧闲草堂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天目山樵说“郭孝子才是书中第一人”，卧闲草堂说“名士风流带出一分脂粉气”，天目山樵说：“浮淡！”

《红楼梦》的红至今日，解梦人的解至今日，不能说不与脂砚斋、畸笏叟的评点没有关系。正是有了同期的评点，“起是梦中，宝玉情是梦中，贾瑞淫又是梦中，可卿家计长又

是梦中，令作诗也是梦中，是故红楼梦也。今余亦在梦中，特为批评梦中之人而特做此一大梦也”，才有了随后的追梦者如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也才有了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也才有了几百年后央视百家讲坛上的众讲纷纭。有人说，一部书必得等到著者已成故人，盖棺论定，无媚人之嫌，无罪人之虞，方可下手，斯言大谬。《石头记》的评点文字透露消息，脂、畸二人恰就在著者的身边，或红袖添香，或厮鬓弄墨。与健在的著者笔谈于书眉行间，页侧篇尾，可释困疑，亦可免误读，而且还不会留下“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的千秋之憾。此诗的前二句是“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著作者与评点者手握一卷，泪流一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去岁于鸿宾楼与友人欢聚，席间有拉美文学专家，兼多部拉美小说的翻译，饮了酒口吐真言。说国内一走红作家应邀演讲拉美文学，又不能读原版书，借助他人译著，直讲得色舞眉飞期间还擦汗二次，却似多情单恋，连马尔克斯本人也不便承认大风吹牛乃是魔幻。专家静坐台下，嘿然聆听，深觉国人误读的悲哀。我便又想到中国的评点文学，似乎它不是这样，它有一只会说一，有二绝不说三，没把握时大可嬉皮笑脸，效法深谙厚黑之术的李卓吾，问罢了“读者亦以为然乎”，还能再问一声“作者亦以为然乎”。

中华民国以降，现代白话小说少有评点，新文化运动伊始，西风东渐，散文诗歌也易为新体，浅白通俗，国人以为没有了评点的必要，于是在怀抱西书的噬嚼声中，慢慢忘却了金圣叹推荐的小说读法。新时期的出版界重印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小说原本，旧的评点弃之不附，人又无心续以新评，大量各国译著蜂拥而入，使饥饿的中国青年饱吃西餐。

这委实是好。但我又想，假若这个评点文学是西人发明，国人必将瞪圆惊奇的双眼，连夜埋锅仿造。西人重直觉的印象派批评，只与中国的评点文学擦了点边，就曾让我们少见多怪的眼睛亮了又亮。再假若，金圣叹先生不卷入哭庙案，且能万寿无疆地活至今日，他所醉心的评点文学方式得到西人首肯，发他一个诺奖证书，国人中也有一些会将眼睛瞪圆。当然还有另一些，会故意投之以不屑，如鲁迅说，是上海的便如何，是邻居则不然了。

应该承认，中国的评点文学是有缺点的，它随心所欲，口无遮拦，如听京剧唱到好处就大喝其彩，不从昆曲源头徽班进京说到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唱念做打四大形式梅程荀尚四大名旦以至八大样板戏，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进行归纳。然而，尝到美食立刻抒发舌尖的快感，看见佳人一语就能道出她是个瓜子脸，这比那些摆开架势从动植物和人的基因开始进入，三小时后论到人体器官味觉和视觉的大评论来，它的短小正好成了特长。我是这样想的，要是在圈点和旁批中尽兴地表达感觉，在眉批和总评中严谨地阐述理论，我就不信，中国式的评点文学不能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距今整整十年，公元一九九八年秋，我去西安，平凹兄接风于一家古雅酒店，有旧式的凉亭花台，竹帘雕窗。饮酒间忽然由文学评论说到评论文学，说到评点文学，说到评点小说，我当场提出要光复这一好玩的传统，开二十世纪今人评点今人著述之先。且明确挑出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为一系列，请西安孙见喜、费秉勋、穆涛、肖云儒四人执笔评点，我作

总序。此书既成，翌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数次重印。越年，北京的同心出版社又出版了另外两种，深圳陈泽评点，再过一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七种的时候，依然陈泽评点。

随后在新世纪，国内文学期刊如《莽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者，也开辟了短篇小说名作的评点专栏。改版后的《广州文艺》又增设了与此类似的，附有短评的经典小说重读专栏。这些行为，犹如从行将死灭的灶洞里刨出一粒曾经那么热烈的火种，并把它小心地呵护传递下去，重燃篝火，让世界看到它活泼调皮的异样光焰。

这套即将问世的评点本丛书，计划把中国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进行陆续评点，适时推出，使之成为书界的风景，文坛的档案，读者的珍藏，作家的宝镜，中国评点文学史上裂冰地带的一列跳石，连接当今，通往后日。具体的做法是搜索名作，确选评者，在评点文学极其丰富的诸手段中，先行只选择旁批和总评这两个节目，不加圈点，不套双色。这样做的理由，是不仅简便了排版和印制的繁复工艺，而且也使得页面爽洁，阅之悦之。不过这并不是永远的规定，世界在变，出版尤须与时俱进。

最后才说，评点才子书者最好也是才子，这人思域奔放，洞见深刻，用足以配得上原著的奇思妙语，发泄阅读的快乐并将其传染给远方与后来的文学知音。须率真如儿童，亲切如故友，了然如本人，见什么说什么，说多少是多少。不板面孔，不端架子，随时随地，无顾忌，嬉笑怒骂，拍案惊奇。如此还不尽兴，再于篇尾发表一篇汪洋恣肆的高蹈纵论。那些在官办官订的报纸上大版刊登，引必西人语录，文必异国主义的评论，只配拿到灯火阑珊处去念给自己的影子听，评点文学的性灵世界容它不得。

遵中国工人出版社李阳先生命，主编这套大书并作小序，是欣然的。

2008年5月5日写于听风楼

目 录

- 一 写作之夜 / 001
- 二 残疾与爱情 / 007
- 三 死亡序幕 / 015
- 四 童年之门 / 028
- 五 恋人 / 037
- 六 生日 / 053
- 七 母亲 / 072
- 八 人群 / 091
- 九 夏天的墙 / 101
- 十 白色鸟 / 124
- 十一 白杨树 / 145
- 十二 欲望 / 167
- 十三 葵林故事(上) / 188
- 十四 昨天 / 206
- 十五 小街 / 222
- 十六 葵林故事(下) / 239
- 十七 害怕 / 254
- 十八 孤单与孤独 / 275
- 十九 差别 / 300
- 二十 无极之维 / 333
- 二十一 猜测 / 345
- 二十二 结束或开始 / 365

[1]开卷第一段就体现出史铁生看问题的独特视角——终极。这是他所有感受和思考的大背景。写作之夜他像神一样仰观宇宙，俯察人生，哲思隽语，奔涌而出……最最平常的生活现象中他往往能看到感受到其中的深意、神意，心中时刻怀着一种敬畏感。

[2]这是多么平常多么普通，然而又是多么美多么玄多么富有趣味的感受啊！

一 写作之夜

1

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他们不会记得我了。他们将不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在一座古园中，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一盏路灯在夜色里画出一块明亮的圆区，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有满地铺撒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有一个独坐路边读书的男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跟他们说东道西。甚至现在他们就已忘记，那些事在他们记忆中已是不复存在，如同从未发生。^[1]

但也有可能记得。那个落叶飘零的夜晚，和那盏路灯下一个孤单的身影，说不定会使他们之中的一个牢记终生。

但那不再是我。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设想那个人的孤单，设想那个人的来路和去处，他也可能把那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但那已与我无关，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印象和设想，是他自己的生命之一部分了。

男孩儿大概有七岁。女孩儿我问过她，五岁半——她说，伸出五个指头，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表达。当时我就想，我们很快就要互相失散，我和这两个孩子，将很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失散在周围纷纷纭纭的世界上，谁也再找不到谁。^[2]

我们也是。我和你，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曾经相遇过呢？好吧你说没有，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曾觉察，忘记和不曾觉察的事等于从未发生。

[1]最深奥最根本的人生、哲学问题往往出现在小孩子口中。可是我们都听到过,我们怎么没想到?所以应该是:只有深入思考过人生、哲学问题的人才能从小孩子口中发现深刻的人生、哲学问题。

2

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中,在一座古祭坛近旁。我是那儿的常客。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地方。两个孩子从四周的幽暗里跑来——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他们跑进灯光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冲着一棵大树喊:“老槐树爷爷!老槐树爷爷!”不知他们在玩什么游戏。我说:“错啦,那不是槐树,是柏树。”“噢,是柏树呀。”他们说,回头看看我,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了,问我:“怎么这棵没有叶子?怎么别的树有叶子,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对,死了,这棵树已经死了。”“噢,”他们想了一会儿,“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看样子它早就死了。”“它是怎么死的呢?”不等我回答,男孩儿就对女孩儿说:“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端了一盆热水,他走到这儿,哗——得……”男孩儿看看我,看见我在笑,又连忙改口说:“不对不对,是,是有一个人走到这儿,他拿了一个东西,刨哇刨哇刨哇,咔!得……”女孩儿的眼睛一直盯着男孩儿,认真地期待着一个确定的答案:“后来它就怎么了呀?”男孩儿略一迟疑,紧跟着仰起脸来问我:“它到底怎么死的呢?”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男孩儿说:“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男孩儿还是问:“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男孩儿不问了,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

现在我有点儿懂了,他实际是要问,死是怎么一回事?活,怎么就变成了死?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是什么?死是什么?什么状态,或者什么感觉?

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你知道吗?死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的多——无非胡猜乱想而已。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以及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1〕

3

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下得细碎,又不连贯。早晨听收音机里说,北方今年旱情严重,从七月到现在,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水,正在到处引起恐慌。

[1]在有心人眼中,一切皆有深意、神意!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袁枚说,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信哉,斯言!

[2]对于哲学,感兴趣的作家不少,但像史铁生这么执着甚至痴迷且绝对有深度的人不多。周国平称史铁生为“天生的哲人”,说他不依靠概念,仅仅凭着自己的悟性便进入了一切最深刻的人生问题,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小作家。

我逐年养成习惯,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然后,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若是没人来,我就坐在这儿,读书,想事,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做小说的东西。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已经没有了。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说“是伯伯不是爷爷”,我松了一口气,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人是怎样长大的呢?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忽然有一天,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飞着、叫着、活着,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1〕

4

那女孩儿问我看的什么书(“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不对,不是爷爷是伯伯。”“噢,伯伯你看的什么书?”),我翻给她看。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没有。“字书。”她说,语气像是在提醒我。“对,字书。”“它说什么?”“你还不懂。”是呀,她那样的年龄还不可能懂,也不应该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

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尘埃悬在空中/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或者正在开始,正在展开。也许就从那个偶然的游戏开始,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借意犹未尽来展开。但无论如何,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那时候,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在床头,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那个以“艾略特”命名的老人,他写的书。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在风雪旋卷过街巷的日子,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在一年四季,暮鼓晨钟昼夜轮回,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作为结束和开始,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2〕那智慧的老人他说: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

[1] 请注意从第一节就出现的这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同时是人、人类的象征，人都曾是男孩或女孩，然后长大，死亡，永恒轮回。

[2] 在“我”的自我意识觉醒前，世界的存在对于“我”来说等于不存在。只有等自我意识觉醒，存在才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自我意识，世界才一点点向我展开。这就是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人认识、理解、把握世界的过程。

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他说：如果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因为像一个舞蹈家／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跳去”。这个老人，他一向年轻。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他说：是爱。这个预言者，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在他这样写的时候，这城市古老的城墙还在，在老城边缘的那座古园里，在荒芜的祭坛近旁，那棵老柏树还活着；是不是在那老树的梦中，早就有了那个秋天的夜晚和那两个孩子？^[1]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于是坦然赴死，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我们只是活着，只是叹息／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这预言，总在应验。世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

5

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

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

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

不过，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2]

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但在我，一九五一年却在一九五五年之后发生。一九五五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在此之前一九五一年是一片空白，一九五五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一九五五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一九五一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时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一九五一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奶奶说，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

[1]在人的意识结构里,时间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不是线性的一维的而是混融的交叉的。理解意识的这种存在状态对于理解本书很有好处。

[2]凡是意识到的东西,就已经不是纯客观的了!所以不要在文学中追求什么纯客观的真实!

[3]这样的文字具有独特的魅力,或曰美感。并不是只有美妙的感性化的描写才有美,诗中之思更是美,它让你品味不尽,回味无穷,茅塞顿开,悟进一个新境界。

天却下着一九五六年雪,我不得不用一九五六年的雪去理解一九五一年雪,从而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一九五八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做地球。而此前的比如一九五七年呢,很可能是一九六四年才走进了我的印象,那时我才听说一九五七年曾有过一场反右运动,因而一九五七年下着一九六四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听着历史课从而设想着人类远古的情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向未来,因而远古之中又混含着对二〇〇〇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1〕

6

往事,过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它们都已无影无踪,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2〕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不,好像也不。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如果占有,是多久?“现在”你说是多久?一分钟?一秒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这样下去“现在”岂不是要趋于零了?也许,“现在”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是趋于零的,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便是虚空。那么未来呢?未来是真实的吗?噢是的,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在于它的不曾到来,在于它仅仅是一片梦想。过去在走向未来,意义追随着梦想,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在它们的重叠之处,我们在途中,我们在现在。〔3〕

7

但是,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什么是真实?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纍纍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另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

[1]读这样的文字让我们隐隐激动,他把我们曾有的“傻想”深化了细化了,有了影像有了层次有了内容了。
[2]这是一个精彩的关于“我”的悖论!这里有两个我:主我和客我。客我是生活中姓史名铁生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主我是史铁生的精神、思想、灵魂。客我是主我感知、认识的对象,是主我印象的一部分;而占有全部印象的主我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寄植在客我之中,这就是“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病隙碎笔》中常有“我和史铁生”之说即主我和客我之意。

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么?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们,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往事,和故人,也是这样,无论它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它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1]

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做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待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

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印象。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有过一个著名的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

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2]

[1]C坐在轮椅上,跟“我”开什么玩笑?!从这句话可以读出我和C的关系是,我是主我,C是客我,客我是主我的观察认识对象。以后的叙述中常有把我和C相混的情况。

二 残疾与爱情

8

很多年了,我还是常常怀疑:C坐在轮椅上,他是不是在跟我开一个玩笑?^[1]

在我纷纭的印象里最先走来的就是他。一幅没有背景的画面中,我看见C坐在轮椅上,宽厚的肩背上安谧的晨光,是沉静的夕阳,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玩笑。他转动轮椅的手柄,轮椅前进、后退、转圈,旋转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七百二十度……像是舞蹈,像是谁新近发明的一种游戏,没有背景,没有土地甚至也没有蓝天,他坐在那儿轻捷地移动,灵巧地旋转,仿佛这游戏他已经玩得娴熟。远远地你想喊他,问他:“喂!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玩意儿是谁的?”他回转头来笑笑,驱动着轮椅向我走来。你想喊他,想跟他说:“嘿下来,快下来,哪儿来的这玩意儿?你快下来让我玩玩儿……”

但是你走近他,走近C,于是发现他两条塌瘪的裤筒随风飘动,那时你才会慢慢想到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如果你见过他赤裸的下身——近乎枯萎的双腿,和,近乎枯萎的整个下半身——那时命运才显露真相。那时,画面里就有了背景。在他的车轮下有了土地,在他的头上有了蓝天,在他背后和周围有了山和海一样的房屋与人群。在我的印象中或者在C的形象里,有了生命,有了时间。

我记得,在一个难忘的夏天,有一个双腿瘫痪的男人结束了他四十年的独身生活。在写作之夜在我的印象里,这个人,他就是C。

那个夏天,他结了婚。

他结了婚——这四个字听上去多么简单。

[1] 残疾与爱情,是本书,也是史铁生创作思想中一对很重要的概念。广义(即象征义)的理解是,残疾指一切人的局限、困境、无奈……,爱情不单指男女之爱,也指亲情、友情及人间之博爱。C不能走是残疾,北京奥运会百米冠军博尔特想飞不能飞,也可以理解为残疾——凡有所想做不到的皆可视作残疾。有残疾就有梦想,就渴望爱情,爱情是残疾的希望、慰藉和救赎。残疾与爱情相生相伴,这就是人生——生命本身的密码。

9

那年北方的夏天来得早,才进四月,海洋上的热风便吹上了陆地。与此同时,一个散失久远的梦想又回到C的心里——他远方的恋人写信来说,她就要在这个夏天回来。信上说,一俟那边的事可以脱身她立刻就启程,就回来,就再也不走了,永远不再走了,不再分离。多少年了呀,C以为这梦想就怕永远是梦想了,可忽然梦想就要成真。C的头上已经有了斑斑白发,他的恋人X也已不再年轻,但是等了这么多年到底是等来了这一天。

那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天。整个城市都像是处在热恋中,人们都不待在家里,条条大街上都是人的河流,在宽阔的地带聚成人的海洋……似乎是那阵阵热风,忽然掀动了人们悠久的梦想……C摇着轮椅在街上走,被人流裹挟着,冲卷着……喧嚣的人声仿佛是那辽阔的阳光和风中固有的音讯。C停下轮椅,坐在河边,心里想:也许梦想都是相似的路途,都是同一种神秘的指使……

什么?在这写作之夜我问他:你说什么?什么神秘的指使?

他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他在那河边说:生命本身的密码。很可能,这颗星球上的一切梦想,都是由于生命本身的密码……

他痴迷的眼睛里是涌动的人群,继而是深阔的蓝天。他仰头冥望。我知道,他必是刹那间又看遍了自己的四十年。

我轻声问他:那密码是什么呢?

C久久不语。

我轻声问他:残疾?还是爱情?

我等着,直到我看见,他的目光从深阔的蓝天上降落,涌动的人群重又在他眼睛里升起,他才点点头——声音传进我的写作之夜:是呀,是残疾也是爱情。〔1〕

阳光任意挥洒,路面上、楼窗上、低矮的屋顶上、古老的城楼上、每一片新绿的树叶上……到处都是炽烈的光线,炽烈地喧嚣震荡、飞飞扬扬。C给X写信去,让她那边的事一结束就快回来吧,真怕又会有什么事阻碍了他们盼望多年的团聚。人流如潮,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冲涌回旋,像汛期的河水要涨出狭窄的河道。他给X拍去电报让她快来吧,立刻就来!

鬼使神差他们真是选了个千载难逢的日子。X回来的那天城里的交通也断了……紧张的气氛使他们的重逢相形见绌,使渴望已久的亲吻不合时宜。激动被惊讶和忧虑冲淡了,他们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互相望着:你还是这样,你也还是这样。他们在万头攒动的